

货币学派与凯恩斯学派

——它们对货币理论的贡献

〔英〕布赖恩·摩根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货币学派与凯恩斯学派

——它们对货币理论的贡献

〔英〕布赖恩·摩根 著

薛蕃康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4年·北京

Brian Morgan
MONETARISTS AND KEYNESIANS
Their Contribution to Monetary Theory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8
根据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78 年版译出

HUOBÌ XUEPÀI Yǔ Kǎi'ēnsī XUEPÀI

货币学派与凯恩斯学派

——它们对货币理论的贡献

〔英〕布赖恩·摩根 著

薛蕃康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4017·309

1984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36 千

印数 8,300 册

印张 5 7/8

定价: 0.77 元

译者说明

本书作者布赖恩·摩根系伦敦中区技术学院经济学高级讲师。

在本书中,作者简要论述了自1930年前后开始的半个世纪以来货币理论的发展,着重分析与理解宏观经济学现状有关的一些有争论的观点。作者采取对比的方法,比较了古典学派模式和凯恩斯学派模式之间的主要差异,并分析了凯恩斯学派和古典学派的争论,以说明西方经济学中当前流行的另一观念——新古典学派综合的理论产生的根源。书中还阐述了五十年代以后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学派的兴起,这一学派的主要观点和它的政策思想;通过它和凯恩斯学派的正统观念的对照比较,举出了货币学派理论中的一些矛盾之处。在本书后一部分,作者又介绍了六十年代以后以R.W.克洛沃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对凯恩斯体系所作的重新解释,并将从这一“重新评价”中发展起来的概念与货币学派的论点以及凯恩斯学派的正统观念进行对比,以利于读者透视当前经济学界的辩论。最后,作者阐述了传统的凯恩斯学派理论家如琼·罗宾逊和G.L.S.沙克尔的有关理论,并根据通货膨胀和资本理论等有关领域的最近发展分析当前经济理论发展的趋势。

总之,本书以货币理论为中心,用比较的方法,对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上的争论问题作了较为系统和概括的叙述,对我们了解当前西方经济学界的思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作为三十年代西方经济萧条和严重失业

的产物，以政府的财政政策作为支柱的凯恩斯主义在六十年代西方经济出现了通货膨胀和大量失业这一前所未有的“可悲的混合现象”(本书作者用语)以后，已不足以应付大多数西方国家遇到的新的经济问题。代之而兴的主要经济学流派之一的货币主义企图另辟蹊径，特别强调货币供给变化对决定产出或国民收入水平以及各种资产的相对价格和收益的重要作用，主张实行一种与货币收入增长相一致的货币供给稳定增长的政策，作为它的主要政策处方。这一论点虽在西方引起巨大影响，但实际上，近年以来奉行货币主义政策的某些西方国家并未能使它们的经济状况有所起色。本书作者虽提到上述的一些事实，并且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经济理论的目的是解释并(希望能够)预测经济情况的变化，但是，在同一期间内，经济理论并未能达到较高程度的解释或预测能力”(见本书第一章)，在有关的章节中还指出了货币主义在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漏洞。但是，站在维护传统凯恩斯主义立场上的作者却没有，也不能从本质上揭示出这两派庸俗经济学的反科学的论点，这是我们在阅读本书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1984年1月

序言与引论

本书首先是在米德尔塞克斯技术学院和最近又在伦敦中区技术学院所作的讲课发展起来的，旨在借助对凯恩斯革命的意义所进行的持续的辩论给大学本科学生介绍货币理论。

本书的基调是：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彻底革新了经济理论，并对使用货币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了一种现实的积累理论。凯恩斯的理论是把重点放在处于不均衡情况下的不肯定、预期、财富、利息与货币等问题上。有人认为，这一理论探讨对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远较现代凯恩斯学派或货币学派提出的理论更为完备。事实上，货币学派与凯恩斯学派之间的论争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是因为两种研究方法都始终不渝地以均衡理论为基础。具体地说，他们的理论基础与瓦尔拉一般均衡体系的理论基础相同，而这一体系是 IS/LM 模式的基础，两个学派的分析又都未能脱出这一模式的窠臼。但是，用 IS/LM 模式来说明凯恩斯的理论革新是不合适的，因为它基本上把引起资本主义制度混乱和凯恩斯努力为之解决的不肯定和预期问题在假设中一笔带过。

读者可以明显看到，对凯恩斯理论的这种解释主要应归功于阿克塞尔·莱琼赫夫沃德(Axel Leijonhufvud)。事实上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是使学生能更好地阅读和理解凯恩斯的原著(现已全部由皇家经济学会出版)和莱琼赫夫沃德的现已成为经典的博士论文《论凯恩斯学派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哈利·约翰逊称之为“纪念碑式的学术研究”)。

但是，如果没有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时的原先的老师 劳伦斯·哈里斯提出的货币理论方面的有价值的卓见、此书或许不可能写成。我还要感谢大卫·W. 皮尔斯，他对一位笨拙的作者曾表现出无限的耐心。他们读过并批评过这一手稿，提出过无数的修改意见。还要感谢克里斯廷·摩根，她对最后几章的撰写曾提出过宝贵的建议。当然，如有任何遗漏疏忽等错误，责任仍属作者。

布赖恩·摩根

1977年6月

第一章 货币理论的发展综述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都经历了剧烈的变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规模失业让位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的接近充分就业和徐徐上升的通货膨胀，而最近我们又经历了上升的通货膨胀(出现较高的上升率)以及低于充分就业这一可悲的混合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经济理论的目的是解释并(希望能够)预测经济情况的变化。但是，在同一期间内，经济理论并未能达到较高水平的解释或预测能力，这就导致基本理论出现了和经济情况变化同样大小的变化。就此而言，在经济学领域中以货币理论这一主题经历的变化为最大。

在这一时期开始时，(古典的)货币理论家据以分析经济而又为人所接受的理论体系是货币数量学说。如第二章将要论及的，这一学说主要是价格水平学说，它对经济学家现在所关心的其它重要的经济数量，如就业水平和产出水平，很少予以注意。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与竞争市场制度相关联的各种力量(如有伸缩性的工资和价格)会自动地保证产出和就业达到与经济中的资源充分就业相一致的水平。对这一最适解式的任何偏离都被看作是暂时的，仅仅发生在经济向新均衡调整的过程当中。

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期持续出现失业现象，古典学说对此的解释是指出在经济制度内存在着刚性(特别是工资的刚性和劳动的不流动性)，并预言一旦消除这种刚性就可以使经济制度自动化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发挥功能。然而，除解释与预言外，理想的经济学说还必须带有指示性，即它必须能提出当权者应当采

取的经济政策，以消除经济制度中发生的障碍。当此时期古典货币理论家面临的问题是对令人困恼的工资刚性和劳动的不流动性主题提出政策建议(这两个主题无论如何不属于货币学说范围之内)。其结果是，到1930年出现一种货币学说，这一学说和当时的问题有何关联是含糊不清的，它对价格水平比对就业水平更为关心。就它提出的政策建议而言，大部分也显得软弱无力〔此处并非要读者推论，此时的经济学家实际上主张把降低工资作为摆脱不景气的唯一办法。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庇古)强烈赞成推行公共工程计划以降低失业。这一论述不过说明：(a) 古典学说预言，如果能降低货币工资，则失业自会下降，(b)除降低工资以外，若从现存货币学说中引伸出其它政策方案，既可能前后矛盾，也难以令人信服。〕

货币理论家着重价格水平而忽视产出与就业这一情况逐渐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作扭转过来。凯恩斯认为，首先，传统的学说不能充分地解释大量失业的现象。随着他的《货币论》[44]*在1930年出版，出现了货币理论上的分水岭。(凯恩斯后来在提及这本书时写道：“当我完成此书时，我有所前进，使货币理论又恢复为有关整个产出的一种理论”。)在1936年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46]出版后，从价格分析转变到面向就业与产出的更为一般性的货币研究就趋于完成。

在这两本著作中凯恩斯对持久的失业现象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从确定货币经济中某些特点着手。甚至在工资和价格完全有伸缩性时，这些特点也有碍于自动达到充分就业。他特别强调在这种经济中不肯定和预期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们随后引起的情报问题。

凯恩斯企图以这种方式建立一种产出与就业的理论，这种理

* 本书所引书名后面的[]中的数字，系本书书末所列参引书目的序号。

论能够“在关于未来的意见变动不定的影响下分析当前的经济行为”([46]第vii页)。在这样一种理论中货币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联系现在与将来的一种微妙手段”([46]294页)。凯恩斯认为当货币经济处于不均衡之时,悲观的买卖人很可能表现出一种无力购买经济所能生产的产品的样子,而任何价格与工资的伸缩性都不能改变这种行为。例如,降低工资,即使能实行的话,也不能获取充分就业。因此,他预言,在遇到象英国三十年代出现的那种局势时,只有外来的对需求的刺激,大到足以消除萧条所产生的自拆台脚的预期时,方能减轻大量的失业。他的政策处方是,赞同增加政府开支,以使有效需求提高到与充分就业相一致的水平。

因此,通过凯恩斯的著作,货币理论从价格水平的理论转变为整个产出与就业的预期理论。正是在描述这一转变时,“凯恩斯的革命”一词开始创生。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回顾一下过去,凯恩斯著作为货币理论开辟的新的道路却变成了好似一条死胡同,而凯恩斯革命在事实上却标志着货币分析停滞不前的时期的开始。这可能部分地是由于在他的理论付诸实践和战时开支的增加导致充分就业的恢复后,他的理论令人信服地通过了检验,即它的解释的、预测的和政策处方的力量被公认为大大高于前人的理论,因而人们渐渐觉得通过政府支出控制总需求是这一“革命”的主要支柱,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唯一的支柱。在战后,当人们争相估计消费函数和以后建立静态的、短期的、联立方程式经济模式时,凯恩斯对不肯定和预期所作的分析,以及它们对特定的货币经济的关系与重要性,都被忽略或被置诸脑后。

但是,尽管凯恩斯的分析和他的追随者的分析在观点上很快就出现了分歧,在《通论》出版后十年间,凯恩斯派经济学被经济学界奉为圭臬。在凯恩斯体系被确定为新的正统理论以后,人们就越来越把它作为总合一般均衡体系(aggregate general-equilibrium

system) 的一种特殊形态来加以阐述(如帕廷金及其他人, 见[63]第9—11章)。这一体系内有四个市场——货物、货币、劳动与证券——而重点则在非流动资产变量而不是货币的变量方面。用联立方程式来表现凯恩斯派经济学是在凯恩斯的革命的支持者与批评者之间进行辩论之际逐渐形成的一致意见。这种一致意见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凯恩斯学派经济学的革命性质, 而从那以后, 它被人们称为“新古典学派综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

这一综合否定了凯恩斯的某些最重要的贡献, 特别是不承认凯恩斯已经创立了一种比之古典学派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例如, 某些赞同这一综合的人承认凯恩斯已将某些有用的概念介绍到宏观经济学中, 但他们论称, 从纯理论观点来看, 他的研究方法只不过在现有的理论结构上加上少数(尽管是现实的)假定而已。虽然这些假定确实使我们对现实世界的问题能够更深入地透视, 但不能把它们看作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的标志。与此相反, 新古典学派综合声称, 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已建立了一种具有完全普遍性的宏观模式。只要借助于某些假定, 就可以用它来证明古典经济学家的宏观经济学命题, 而如果作出另一组不同的假定, 又可以用来证明凯恩斯的结论。因此, 这两种研究方法被认为是基本相同的, 其不同处仅仅是所作的假定相异而已。但是, 在此处他们又强调, 凯恩斯的假定不仅不同于古典学派, 而且更具有限制性, 即更缺少普遍性。所以, 这一综合的结论是: 凯恩斯的分析可以看作是更具有普遍性的古典理论的特殊例子。

与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模式相关联的另一问题是, 一旦人们承认这一模式是凯恩斯模式的基础, 则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可能涉及的唯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要使分析的基本工具更为精细。因此, 发展一种更为复杂的方法以探讨(例如)消费函数理论是研究的重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种发展只不过是填满已被接受的

框框内的“空盒”，它并不包含对体系本身的全面批判。

从货币理论的观点看，这种发展在两个方面削弱了凯恩斯体系。首先，新古典派综合采用的一般均衡模式通过相对价格的调整同时在各个市场达到均衡，但因均衡状态把真实世界中的不肯定因素这类问题放在一边，它就完全忽视货币的基本性质。的确，在一般均衡体系中，常常难以把体系中的货币和其它商品区分开来。第二，对凯恩斯学派理论家而言，如不在一般模式范围内进行分析，则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填满“空盒”中的一个。由于这一货币理论被迫作为一种非常狭隘的学科而发展，凡立志在货币领域中做研究工作的人，都成为(例如)货币的供给或需求函数的专门研究者，正如其他正统经济学家成为消费或投资函数的专家一样。这些发展意味着新的正统没有充分注意货币对经济体系内其它领域的影响，以致货币理论不仅在两个方面被削弱了，而且使得货币理论和凯恩斯的广义货币概念大相径庭。

在此期间，凯恩斯学派力图使经济体系的基本功能更为精细，而从更广泛角度积极从事货币过程研究的经济学家与凯恩斯学派并无多少共同之处，这一点也并不令人感到惊异。的确，当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货币经济学重又受到重视时，研究的推动力在性质上基本是反凯恩斯的，而这一运动被目为“新古典派的复苏”。因此，虽然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很快又成为新的正统，但对它的保留意见一直存在，而且出现了许多问题，使得这些持保留意见的人逐渐变得更直言不讳。

首先，政府当局在推行“革命”所建议的财政政策时，很快就遇到了困难。人们不久就发现，为了稳定的目的单独依靠财政工具，这样做包含着大量的“精确定调”问题，亦即必须了解什么时候使经济膨胀或者紧缩以及调整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因此，在对这一时期的主要政策进行了研究以后得

到的结论是：联合王国的财政政策在经济中是引起不稳定的因素（见道[17]）。而且，人们发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所赞同的政策工具不足以应付大多数国家遇到的持续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和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而这又削弱了正统经济学结构的支柱。

在试图为这些政策问题寻求解决办法时遇到了困难。对新正统的刻板理论结构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这样，在五十年代就出现了另一思想派别，它对当时的经济情况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这一学派的不同解释是从货币供给和它的变化率这一角度提出来的，他们认为货币供给的变化是货币收入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对当前情况所作的这样一种解释很容易地有助于提出预测和制订政策处方以对付经济失调。事实上，货币供给在这一学派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中起着中心的作用。因此进行这种研究的人后来便被名为“货币学派”是不足为奇的。这一学派之能作为凯恩斯学派经济学的站得住的替代学派主要是由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教授的明智领导。他在五十年代对古典数量学说作了再解释，加上其后在这一领域的实验性工作，从而为这一学派奠定了基础（见[21]和[22]）。

这一学派的研究工作的应用方面很快受到较大的重视。他们集中注意实验性工作，并仅仅着重经济体系各个变量中的一个，这和他们的整个研究工作的基本方法学是一致的。这就是，检验一个好的理论要看“它的由小测大的能力”。在发展这一研究方法时，他们构筑了一间统计证据大厦以支持他们的论点。但他们对实际经验研究的结果尚不足以转变在辩论中站在凯恩斯学派一方的人，其原因部分是由于货币学派未能对货币供给的变化影响其它经济变量的调整过程提出前后一致的说明。另一方面，凯恩斯学派理论家则声称他们在这一方面较胜一筹，他们的理论据称提出了有关这一调整过程的说明。因此，在六十年代，发展了两个不

同的学派，一为货币学派，另一则为凯恩斯学派，前者的重要性随着未解决的问题日益增加而增加，而后者则仍保持其确立的正统学派地位。)

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货币学派对凯恩斯学派正统观点的攻击在理论上受到反击时，占主导地位的学说本身的理论基础也受到一个新的流派的批判。这一流派声称不信奉两个学派中的任何一派(但他们的目标似乎是想改进凯恩斯学派的研究方法)。由于这种批判，逐渐开始了对凯恩斯体系的重新评价，而这部分地要归功于克洛沃(R. W. Clower)教授的著作(见[12]与[13])。他曾表明，在五十年代的长期辩论中(这一辩论最后产生了所谓“新古典派综合”)未能充分地显示出凯恩斯和古典学派之间的基本理论差别，而这种差别具有比一般人所理解的更为根本的，甚至是革命的性质。事实上，克洛沃是属于第一批从内部的一致性而不是从实验的有效性向公认的凯恩斯派理论体系挑战的人，他特别对一般均衡模式提出批判，而人们正是在这一模式内阐述凯恩斯的思想的。

这些批评以后又引起过辩论，并在某种程度上经过消化整理，结果凯恩斯派经济学内部的重点逐渐开始移向更接近于凯恩斯原来的观点。从下面这一意义上说，可以把这看作是回复到凯恩斯的一着，就是货币理论的更为广义的概念开始有进展，研究又开始着重货币的动态变化和随之而来的预期与不肯定的问题。在这一领域的一项有关发展是六十年代后半期出现了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方面的“新微观经济学”，它着重研究在不肯定的条件下工资调整与就业决定的动态关系。

最后，在结束这一章时有必要指出，虽然我们已经追述了某些理论上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发展完全是沿着圆周的方向进行的，最后又回到凯恩斯原来的观点，某些早期的凯恩斯学派理

论家事实上从来没有远离凯恩斯所遵循的思想路线。传统的凯恩斯学派理论家如琼·罗宾逊 (Joan Robinson) 教授以及沙克尔 (G. L. S. Shackle) 教授始终超然于这一时期任何一主要学派之外, 继续独立地发展凯恩斯的观点。例如, 罗宾逊夫人在资本理论领域内扩展了凯恩斯的分析, 沙克尔则为澄清凯恩斯曾努力想法解决的有关不肯定的问题做了许多工作。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对凯恩斯学派正统观点持异见的现代批评家可以把这些传统的凯恩斯学派理论家引为同盟, 毋宁说在许多方面新近的批评家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详细阐明一些早已有之的批评, 这些凯恩斯革命的最早倡议人早就常常用这些批评瞄准着对凯恩斯观点所作的正统解释。

本书的目的是批判地综述从凯恩斯革命以来在货币理论方面所发生的曲折, 并引导读者了解在这些发展中所涉及的主要争论。我们采取的是比较的方法, 而任何综述都不得不是有选择的, 因此我们对双方争论的分析将着重和了解主题的当前状况有关的一些问题。这一比较的方法在以下各章的内容中都可以看出来: 下一章将阐明和比较古典模式和凯恩斯模式以显示这两种方法的主要差别。第三章简述其后发生的凯恩斯学派与古典学派之间的辩论, 最终导致新古典派综合的产生。第四章阐明货币学派的论点并把它和凯恩斯学派论点相对照。第五章分析当前的辩论, 并将对凯恩斯论点的最新再解释和货币学派与凯恩斯学派的论点相比较。第六章通过结论, 将根据诸如通货膨胀和资本理论等有关领域的最近发展来分析“回到凯恩斯”的运动。

第二章 古典学派模式和 凯恩斯学派模式

古典学派模式

凯恩斯在《通论》第一章提及该书书名时写道：“之所以用这一书名，其目的是把我的论点和结论的性质和古典学派有关这一题目的学说相对照。……我将论及，古典学说的基本原理只能应用于特殊情况而不能应用于一般情况。”

在凯恩斯写作该书时，还不存在对古典学说的全面的和权威的解说。但自《通论》出版以后，在辩论过程中已经涌现了一个可以识别的古典学派模式。在下文中我们将把这一模式列出来，以与人所熟知的凯恩斯学派模式相比较，在标准教科书中往往用这种模式表述凯恩斯学说。我们在第一章中曾指出凯恩斯企图在经济内部找出那些阻碍经济体系自动调整到充分就业的因素，因此，后来凯恩斯学派模式便强调有必要通过自上制订的政府政策来保证资源的充分就业。而另一方面，古典学派经济学的特点是，它所提出的是一个充分就业的模式。

货物市场和劳动市场

在古典学派理论中，产出的均衡水平基本上决定于两个函数：生产函数和劳动的供给曲线。生产函数 $Y = Y(N, \bar{K})$ 表示产出水平 Y 和就业水平 N 的关系。它根据的假定是，在短期内资本数量是固定的（在生产函数中用 K 上加一横线表示）。在 K 固定的情况下，生产函数将显示对劳动的报酬渐减。用图表示，它是对就业

轴的凹面函数,如图 2.1(a)。

生产函数的凹面意味着劳动的边际物质产品 MPP_L ,即由于多雇用—个单位的劳动而增加的产量,将随着雇用更多的劳动而递减,在图 2.1(b) 中用向下倾斜曲线 MPP_L 表示。后者是重要的,因为它构成了古典学派劳动需求学说的基础。

一家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寻求最大利润的工厂对劳动的需求决定于当工厂的边际成本等于其产品价格(后者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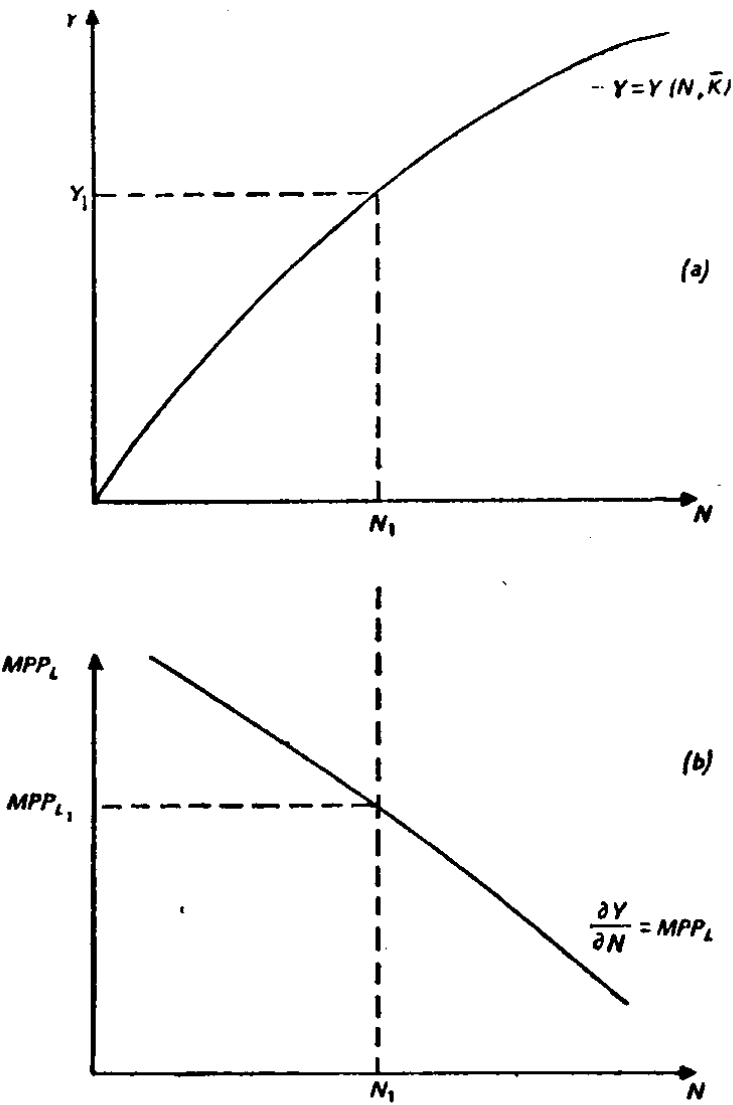


图 2.1

从工厂的观点看来是固定的) 时的产出水平。然而,在劳动是唯一变量的情况下,边际成本,即生产每一单位产量需要增加的成本,仅仅是 W/MPP_L 这一比率。因为 W (即货币工资) 是成本的增加,而 MPP_L 则为产出的增加。因此,寻求最大利润的条件 $MC=P$ 可以重写为 $W/MPP_L = P$, 或另式 $W/P = MPP_L$, 即与寻求最大利润相一致的就业

水平决定于实际工资 W/P 等于劳动的边际物质产品这一点上。而且,由于在雇佣更多的劳动时,边际物质产品递减,劳动的需求为实际工资的反函数。这一关系用图 2.2 表示,它说明在古典理